

探求 体育的出路

从上赛季艰难降级成功,到如今直接解散,一个中超俱乐部的消失,将带给中国足球巨大震动和长久思考。5月12日,天津海俱乐部一纸公告,宣布退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家曾经以金元足球迅速崛起的球队,昙花一现后,也在金元足球中死去。

冰雪百科

跳台滑雪是个怎样的项目

本报记者 黄岩

日前,日本跳台滑雪运动员葛西纪明打破了一项纪录,此纪录并非成绩有多好,而是他的参赛场次实在难以超越。截至今年2月,葛西纪明参加了569场国际滑雪联合会世界跳台滑雪比赛,堪称跳台滑雪项目的常青树。根据国际滑雪联合会提供的数据,47岁的葛西纪明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是在1988年。自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以来,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他成为参加过8届冬奥会的历史“第一人”。

跳台滑雪看门道不容易,它的决胜因素,不是看谁飞得远,而是看谁分高。跳台滑雪得分=距离得分+姿势得分,运动员两轮得分相加得到最后成绩。从1976年开始,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度数”涨了,分别由K70和K90改为K90和K120。所谓K点就是依据不同的跳台计算得出的设计飞行距离,超过K点加分,不到K点减分。不管怎样,打分是裁判员操心的事情,普通观众看谁飞得远、飞得漂亮就够了。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座跳台滑雪场地,它也是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工程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等“雪如意”达到测试赛要求,中国运动员将获得更多适应赛道的机会,这是得天独厚的练兵机遇。可就算有了场地,有了资金,中国运动员想在这个项目上有所突破,也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跳台滑雪队教练朴雪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国家队里有多年坚持的老将,也有水平不错的后起之秀,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力争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拿出过硬的成绩。”

欧陆烽火

马竞恢复训练



北京时间5月12日,马德里竞技队恢复训练,为可能重启的西甲联赛做准备。尽管西班牙足球职业联盟在5月10日宣布有5名球员和3名员工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但联盟主席特巴斯仍表示希望于6月重启联赛。这是马德里竞技队球员费利克斯(前)在训练中。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一家中超球队解散之后的思考 从“大投入”转型“低成本”

本报记者 黄岩

从中甲到中超、亚冠赛场,这支天津球队起初的发展路径相当顺利,当然是得益于俱乐部背后投资方的巨大投入,但在投资方坍塌之后,球队先被天津足协托管,上赛季联赛结束后球队再难度日。事实上,在过去四个月中,天津海俱乐部一直为转让而努力,很遗憾未能达成所愿。他们在公告中表示:“鉴于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到了难以维持的绝境,根本无力继续维持俱乐部的正常经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万般无奈和不舍之下,俱乐部不得已做出决定:天津海足球俱乐部正式宣告解散。”

问题是,球队虽然宣告解散了,但现在还有很多问号没有解开,到底因为什么,在哪些方面达不到准入要求、最终为什么连转让抑或新

的赞助投入都不足以挽救?不仅球迷、媒体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答的话,对其他俱乐部的运营也是一种警醒。

天津海队负责人李玮锋说:“过去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几乎没有休息,也没有报酬,但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意做的。”这段时间一直苦苦支撑的李玮锋显得非常遗憾,“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心中有遗憾与亏欠。遗憾曾经的希望破灭了,亏欠,则是对队员们的。”

天津海队上个赛季通过顽强拼搏降级成功,球队最终消亡,原因却不是球队成绩不济。中超是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一支球队解散带来的震动不小。不仅天津海队如此,低级别联赛球队更甚,低级别联赛关注度和影响力不够,但维持

球队正常运转的费用对于投资企业而言一点都不少。先天的劣势让很多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处在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生存都成为难题。中国足协不止一次提出有关职业联赛“金字塔模式”的形成,希望各级别联赛能够实现稳步扩军,并且对中甲、中乙俱乐部日后发展中组建的梯队数量进行了规定。然而,很多俱乐部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谈何扩军和发展?

中国足球俱乐部在根本上还是依靠“输血”而不是自己“造血”,如果俱乐部的投资人出了问题,俱乐部的运营也就无以为继。近两年,多支中甲、中乙俱乐部和天津海队一样也遭遇重大经营危机并最终崩盘。对中国足球来说,控制成本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和遵守的原则。

国足集训营造竞争氛围

归化球员 让本土国脚不敢懈怠

本报记者 黄岩

从5月11日开始,国足在上海进行集训,主教练李铁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集训的目标就是要在中超联赛尚未恢复的时间里,让球员找到比赛的感觉。

本期集训名单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一名归化球员洛国富。李铁表示,国家队的大门向所有想为国效力的球员敞开:“阿洛是非常努力的球员,求胜欲望非常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归化球员还是本土球员,国家队的大门对所有想为国效力的球员敞开。他们来了以后,会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我希望球队形成积极的氛围,每个位置至少有3个水平非常接近的球员,就看谁的状态更好。”

洛国富也在微博上发文,称自己将在中国队奉献全部力量。“只有那些为了目标不懈奋斗的人,才能体会到实现梦想的感觉有多难以形容。我会将这份爱与信任转化为动力,为国家奉献我全部的力量。”

无疑,洛国富的入选将令国足在锋线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谈到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时,前锋杨旭说:“我们球员其实都了解李铁教练的意图。在未来的40强赛中,毕竟前两场遇到的都是比较弱的球队,目的就是去多拿净胜球。而对阵菲律宾队与叙利亚队则是攻坚战,不仅要打好,还要在主场争取比赛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地去争取胜利。对国家队来说,只有有了更多前锋的选择,才能提前有更好的准备。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这种良性的竞争。随着时间的发展,大家会发现随着归化球员的加入,会使我们本土球员更加努力,不敢懈怠。”

提到在上海申花队中卫朱辰杰因伤退出集训后,为何以非对位的形式召入中场球员蔡慧康,李铁表示:“这也是我们之前就考虑好的,之前我们就确定了24人加上3名守门员的名单,还有一个4人的备选名单,蔡慧康是排在第一位的。之前的东亚杯他也参加了,我们之间都非常了解。也是希望通过召入这些球员,来丰富球队的战术。”

谈到本次集训的目标,李铁表示:“中超联赛还没开打,我们还不



抵达上海训练基地后,中国男足开启为期17天的集训。

知道是6月还是7月,我不知道世预赛之前有多少集训时间,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是希望按照世预赛比赛节奏进行,我们在21日、26日安排和上港申花队两场比赛,也希望通过训练和比赛让球员熟悉战术和打法。”

国足将在本月与上海两支球队进行热身赛,李铁希望通过两场热

身赛找到最佳的组合方式:“我们有新队员加入,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两场比赛尝试新的人员组合,找到最佳的组合方式。我知道现在不是比赛周期,所有球员可能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每一天的训练和比赛中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学会的克服困难的方式。”

足协召开三级联赛会议 联赛怎么踢将见分晓

本报记者 黄岩

随着天津海队的解散,有关今年三级职业联赛相关俱乐部递补的情况也到了最后明确的时候了,从实际情况来看,各级联赛的递补最终还是按照去年各级联赛的成绩与名次来确定。这也是最容易为外界所接受、争议最少的一种方式。

中国足协已经下发通知,定于5月13日、14日和15日,连续三天

召开三级职业俱乐部总经理会议,通报三级联赛开赛计划,并听取各俱乐部对本赛季各项工作安排的相关意见与建议,为职业联赛做好准备。这意味着,足协的命运也到了最后宣判的时刻。

除了关心新赛季三级联赛名单确认问题之外,大家希望这次的会议还能对新赛季各级联赛的踢法给球迷和俱乐部一个明确的说

法。之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虽然表示新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采取AB分组形式来踢,但是没有透露开赛时间。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不能确定新赛季何时开赛外,中国足协已经基本确定了新赛季联赛的各项方案,新赛季联赛到底将如何开展,相信在三天的会议后会给外界一个答案。

辽宁重竞技中心 倾力打造“体育铁军”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翔



摔跤队柔道队目光瞄准2021年“双运”。 本报记者 李翔 摄

“女子摔跤、男子柔道和女子柔道是辽宁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目前,辽宁重竞技体育项目正在复苏之中,我们正在响应省体育局和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号召,打造‘辽宁体育铁军’。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2021年的奥运会和全运会,辽宁重竞技项目值得期待。”5月12日,在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综合训练馆,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重竞技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正因为重竞技是辽宁竞技体育的“拳头”项目,省重竞技中心得到了省体育局和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高度重视,每支队伍都配备两到三名教练,女子摔跤队还有一位伊朗外教。据了解,辽宁摔跤队和辽宁柔道队目前保持一天三练甚至一天四练的强度。“在过去,我们比较注重技术训练,容易忽视体能训练。打造‘辽宁体育铁军’的号召让教练员很受鼓舞,近一阶段我们就是要恶补体能短板,在‘三从一大’的前提下,注重细节,在训练中多创新,帮助队员提高。”该负责人如此表示。

除了正在随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周凤、孙亚楠和罗晓娟之外,目前辽宁女子摔跤队还有30余名队员正在综合馆集训。“包括张凤柳、关亚静、范猛、杨斌、杨楠等在内,现在队里的全国冠军就有11个。”辽宁摔跤队主教练路海这样告诉记者,“疫情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影响,正好安心训练。不过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7月,和全运

会间隔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多月,这对于优秀运动员会是一个考验。”

“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队里就有12个队员,柔道是交手对抗的项目,人少了不行,所以我们直到4月中旬都一直和男子柔道大级别合练。”谈到疫情的影响,辽宁女子柔道队大级别主教练袁华实话实说。男子大级别主教练潘松也告诉记者:“我们平时和其他省队会有一些交流,但是现在比赛打不了,走不出去,也请不进来。这可能是唯一的影响,不过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自己在家备战。”在封闭集训期间,为了想办法调动队员的情绪,袁华和潘松想了不少办法,“除了男女队合练,有时还会和摔跤队合练。甚至踢踢足球,打打橄榄球,都有过。”潘松如此表示。

除了优异的成绩,辽宁重竞技也非常注重传承。男子古典式摔跤的刘迎伟、女子自由式摔跤的张凤柳、男子柔道+100公斤级的刘建、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马思思,都是至今仍奋战在赛场的老将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其实该拿的荣誉都拿了,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他们还在坚持。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项目的热爱,一方面则是体现出了老队员的担当。只要队伍需要,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留下来,为年轻人进行传帮带。可以说,是这些优秀的运动员造就了辽宁竞技体育,他们是真正的‘辽宁体育铁军’。”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重竞技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动情地表示。

“离家出走”造就的世界冠军 张凤柳坚守自己的摔跤梦想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翔



张凤柳(右)用200公斤的轮胎作为训练工具。 本报记者 李翔 摄

“张凤柳真挺不容易的,像她这个年龄还在坚守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看着正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的弟子的背影,辽宁摔跤队总教练路海这样告诉记者。尽管有着世界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的头衔,也曾在里约奥运会摘得铜牌,但张凤柳的字典里没有“功成身退”四个字。对摔跤运动的热爱,促使她还要为2021年全运会全力一搏。

可有谁知道,因为家里反对,张凤柳的摔跤生涯险些还没有开始就结束。这个时候,平时性格内向的张凤柳上演一幕“离家出走”,背着父母买了一张火车票,从朝阳跑到沈阳,坚持追寻自己的梦想。时隔多年,回忆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孤身一人踏上路途时的决绝,张凤柳仍忍不住莞尔一笑:“尽管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父母特别心疼我,觉得女孩练摔跤太辛苦,坚决反对我走上这条道路。我说服不了他们,就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路海私下里告诉记者,当年对于要不要选张凤柳进队,他也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张凤柳性子慢,到底能不能练出来,一开始我心里也没数。但这孩子自己坚决想练,而且特别能吃苦,很快在那批队员里就和王娇一起脱颖而出。作为教

练,那就没啥说的了,一方面尽心尽力地培养,另一方面就要去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

尽管如此,在张凤柳进入省队训练之初,父母还是会经常打电话让她回去:“教练劝我父母,我自己也坚决不回去,父母拗不过我。后来,我代表中国、代表辽宁在国际国内赛场争金夺银,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那股骄傲劲就甭提了。”直到这个时候,父母才真正理解张凤柳的选择。“现在来看,我姑娘最有出息了。”谈起像自己女儿一样的张凤柳,路海教练的自豪感同样溢于言表。

路海所说的“有出息”,并不单单指成绩,还有张凤柳的坚持。在摔跤这种有着高强度身体对抗的项目上,31岁已属“高龄”,尤其是女队员更不容易。从刚入队时与70后、80后做队友,后来90后逐渐加入,直到现在身边的队友大多已经是00后,到底是怎样一种执着的信念,让张凤柳能够在赛场坚持这么多年?“我是真心喜欢摔跤这项运动,打心里割舍不下。东京奥运会我可能是没办法参加了,但明年的陕西全运会,我还要再搏一搏。即便退役了,我想自己可能也不会离开摔跤这项运动,因为它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张凤柳说。